

# 长安史迹研究

（日）足立喜六 著

王双怀 淡懿诚 贾云 译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安史迹研究/(日)足立喜六著;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3.1  
ISBN 7-80628-671-3  
I. 长…II. ①足…②王…③淡…④贾…III. 名胜古迹—  
研究—西安市 IV. K928.70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251 号

---

长安史迹研究

[日]足立喜六 著  
王双怀 淡懿诚 贾云 译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永惠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4  
字 数 261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671-3/K·283  
定 价 25.00 元

---

## 《长安史迹研究》新译本序

日本学人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研究》，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三秦出版社出版它的新译本，确实是件好事。

足立喜六应聘于清光绪三十二年（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公元1906年）至宣统二年（明治四十三年，公元1910年）在西安的陕西高等学堂任教习，利用他的数学、物理知识，对西安及其附近的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并做了测绘，回国后写成这部《长安史迹研究》，作为东洋文库的论丛出版问世。其经过以及著述体例，已备详于他所写的小引。日本史学界的那波利贞给予了序，肯定了它的学术价值。

研究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我认为足立这部书也确有其用处。

众所周知，对长安历史遗迹作记述和研究，早的宋代有宋敏求的《长安志》和程大昌的《雍录》，元代有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和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到清代还有乾隆时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嘉庆时董祐诚等的《长安县志》和《咸宁县志》，以及嘉庆道光时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可进入近代却一度中断了。足立这部著作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把清末的实际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不仅可以和毕沅、董祐诚、徐松等的著作相比对，且可让今天的同胞们回顾旧时代西安的面目，以振奋起开发西部的雄心壮志。

正如古人所说的“物换星移几度秋”，上世纪初西安及其附近的景物，今天单凭想像是不容易描画出来了。足立这部书可给我们提供了多至171张图片，绝大部分都是他在当时一一拍摄，然后制版印出的，这就成为了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尤其是若干文物的实况的重要依据。例如著

名的昭陵六骏，四骏如今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二骏却流落到美国，并且都受到了人为的损伤，而足立所摄尚是当年在昭陵的原状。还有今天也在碑林博物馆的唐睿宗撰书铭文的景云年铜钟，足立则摄到了它当年高悬迎祥观的景象。近年来旧照片颇见珍视，这些文物旧照片应该倍加可贵。

过去虽有如上所说多种记述长安的著作，都不曾对遗迹做过比较科学的测量，做测量图绘也是始于足立这部书，其成果多已印作本书的插图。同时，足立这部书对我国古代的尺度、里程也作了计算推测，花了不少气力。当然，由于足立毕竟只是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而并非专门从事历史文献研究的，所以在运用史料以及所作考证上往往不能令人十分满意。这也不要紧，阅读作为参考而不轻率信从就行了。还有一些是后来的新发现，如熹平石经残石和正始石经的大块残石之在洛阳出土，已到民国时候，所以作者在书里会说“俱已亡佚，不能见到片石”。朱雀门街之西第一街第一坊坊名善和，第二坊坊名通化，宋敏求《长安志》虽缺失仍见于《类编长安志》，近年来才被我和辛德勇博士考证清楚，此书自只能沿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第一坊名光禄、第二坊名殖业的错误猜测。这些我们都应该知道，但不能以此来苛求足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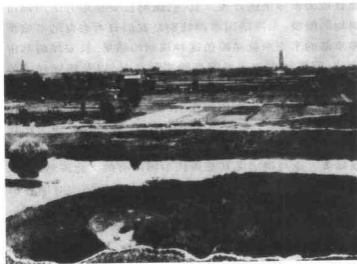
足立这部书曾有杨鍊的译本，民国24年9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惟印数不多，至今已很难找见。而且可能为了节省工本，珍贵的图片只选印了52张，译文也有些不必要的节略。因此王双怀博士、淡懿诚先生和贾云先生重新翻译出这个新本子，以应读者的需求。此次新译，原文已尽量译出，171张图片也全数精印，使这部著作充分显示其学术上的作用。

2002年10月12日黄永年谨序



## 序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以左仆射高颍为总裁,由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在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尚龙义等人的监督指挥下,开始创修大兴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以来增筑大明宫(蓬莱宫),同时分割翊善、永昌二坊之地,增设光宅、来廷二坊。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将原来的五王子宅改为兴庆宫,兴庆坊随之消失。开元十四年(726)及二十年(732)两次开拓兴庆宫,使胜业、安兴、永嘉、政道四坊及东市面积缩小。此



序图 唐都长安遗址远眺



外,开元十六年(728)一月后还增筑了夹城。上述情况虽使唐都长安有所变迁,但其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等主体部分的规模制度,大体上皆因隋代之旧。

在中国历代都城乃至中国历代的大都市中,唐都长安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值得关注的。其一,从都市规划方面来看,西晋首都洛阳城、北宋东京开封府城、元大都燕京城以及明清首都北京城,都是按照《周礼·考工记》匠人条和《礼记》礼器图朝市廛里条的有关记载,采用中国传统的理想都市计划,即所谓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中央宫阙、左右民廛。而唐都长安城的中央部分位于于都城的北部,东西两市左右相对,分别位于宫阙东南和西南的郭城之内。这实际上是违背前朝后市之制的。其二,唐都长安坊里、街道的规划规模壮大豁达,这对于都市居民的实际生活便利与否自是不待言的。无论如何,都市计划规模雄壮浑厚,不仅实现了自古以来中国有识之士所追求的理想的首都设计方案,而且成为世界上的壮观。其三,唐都长安是东方诸国都市规划的楷模。东洋诸国首都特别是我们日本奈良的平城京和京都的平安京就是模仿这种规划的结果。长安城的都市行政、警察制度和市场贸易的实际状况,以及廛铺样式等一切都市生活内容,酝酿了日本王朝时代的都市生活。唐风促进了我国上代文化的发达。所以研究日本平城京和平安京,考察日本王朝时代的士民生活,可以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其四,从东汉开始,流传影响于中国的外国文化日益显著,遂与隋唐尤其是唐代中国固有的文化浑然融合。这种文化的精华在唐长安城朝野人士的生活中有明显的反映。通观中国文化发展史,长安作为划时代的文化舞台,其意义确实是很重大的。其五,作为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等人的逗留地,长安城内外的风华景物,为日本国民所熟知并得以彻底模仿。其凤阙龙楼之馥姿、道观佛刹之轮奂、金姿宝颜之色相、南郊祭天之典礼等等,或传载于我国的

典籍，或摹写于我国的宫观，或残留于我国的遗迹遗物之中。探讨其层楼、阙殿、荒冢、残碑的缘由与现状，研究其人民、城郭、风土及食货轻重等方面的往事，仿佛一一发生在眼前。这在日本人看来是津津有味的事。同时，以此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固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




唐都长安自天复四年(904)正月朱全忠挟持唐昭宗东迁后，即遭到人为的破坏。其宫殿、百司、民屋的木材，被从渭河经黄河浮运到洛阳。此事酷似日本平氏福原迁都的情景，是一出令人悲哀的历史剧。同年三月，在长安城修建作为佑国军节度使治所的奉元城时，仅以盛唐时期的皇城为中心，只不过是在其北面和东面略有扩展而已。此后一千多年间，其规模几乎没有变更。直至今日，西安府城仍然是沿袭其旧。因此，说唐都长安在天复四年以后已奄奄沦为废墟，绝不是夸大之辞。

由于上述原因，憧憬隋唐盛况而考核其疆域坊制、调查其故迹旧址并试图复原作图的学者不乏其人。如北宋宋敏求撰《长安志》二十卷，元代李好文撰《长安志图》三卷，清代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五卷，陆耀遹、董祐诚编《嘉庆重修咸宁县志》二十六卷，张聪贤、董曾臣等编《长安县志》三十六卷，程鸿诏撰《唐两京城坊考补》。这些研究成果均已付梓。此外，唐人韦述的《两京新记》逸文、宋人张礼的《游城南记》、明人赵涵的《游城南记》等，亦互为表里，足资研究之用。其中，徐松的著作以宋敏求所著为蓝本，较之更为精细。《咸宁县志》的研究注重对文物古迹的考证，进一步追求准确。以上两书都堪称是上乘之作，但其实地测量的数据，则不能说极为精确，已完全符合实际。在西方学者中，法国人亨利·夏鸣雷虽在《西安府景教碑》第2卷1895年版中论及此事，但大体上只是祖述《咸宁县志》的研究。其中《唐代的长安》一节中的“近代西安府”与“古代长安”

二图,也不过是转载《咸宁县志》中的《唐京城总图》与《今城唐城合图》罢了。

本书著者足立喜六先生是静冈县磐田郡袖浦村字冈人,明治三十一年(1898)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明治三十九年(1906)春,应清政府招聘,出任陕西省西安府的陕西高等学堂教习。至明治四十二年(1910)春,始返回日本。侨居该地期间,利用讲课之余,调查西安附近史迹。明治四十年(1907)秋,遇桑原鹭藏博士偕宇野哲人博士来游陕西。因得到博士指导,深受感动,决心完成研究长安史迹的夙愿,应用他在数学、物理学方面的知识,致力于遗址的测量,并草成了初稿。任满归国后,在担任爱知县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及一宫高等女子学校教职期间,为完成研究更加努力。到昭和元年,终于定稿。昭和三年请求桑原博士校阅此稿,并请博士代为斡旋刊行之事。

著者此项研究目的,主要是从对遗址进行实地调查的角度出发,复原唐都长安的城坊范围,并与文献记载和今人的研究成果相对照,从而订正前人的谬误,使研究的结果更加精确。书中详细记述了长安、咸宁、咸阳、三原、高陵、临潼、泾阳、郿县、醴泉、兴平、醴泉等县及乾州历代史迹的现状,以追溯符合历史原貌的情景。关于前者,一方面以《咸宁县志》为据,实地勘察测量今日池底村(唐代鱼藻池遗址)、午门址(唐代大明宫南墙遗址)、含殿(唐代含元殿遗址)、孙家湾(唐代太液池遗址)、西五台(唐代高城南墙西部遗址)、东门大街(唐代景风门大街遗址)、南门大街(唐代安上门大街遗址)、广济大街(唐代承天门街遗址)、西门大街(唐代顺义门大街遗址)、华藏寺(唐代翊善坊保寿寺遗址)、金花落(唐代兴庆宫东侧金花落遗址)、景龙池坊龙王庙(唐代兴庆宫沉香亭遗址)、景龙池坊泮池(唐代兴庆宫九龙池及龙首渠遗址)、元兴门(唐代延兴门遗址)、石佛寺(唐代新昌坊青龙寺遗址)、曲江村(唐代曲江遗址)、大雁塔(唐



代进吕坊大慈恩寺塔遗址)、小雁塔(唐代安仁坊荐福寺塔遗址)、兴善寺(唐代靖善坊大兴善寺遗址)、三门口(唐代安化门遗址)、木塔寺寨(唐代永阳坊大庄严寺塔遗址)、崇圣寺(唐代义宁坊波斯胡寺遗址)、玄都观(唐代崇业坊玄都观遗址)等旧迹,努力确定其位置和范围。另一方面,研究唐代尺度里程的实际长度,与文献所载长安城的广袤数据进行考证比较,通过这两方面的互审,获得实测研究的结果,再参阅文献研究的结果,以考定城坊的区域范围。关于后者,则详细论述汉代长安城遗址、汉唐诸帝陵墓及功臣墓葬的形制与现状,以及碑林等关中名胜古迹。其中著者对唐代尺度里程实际长度的研究,曾倾其全力为之。所得出的结论虽不能说是定论尚有研究的余地,但大体说来,论旨稳健,论证扎实,与文献上记载的数字相差甚微,可以称为一家之言。前人目测的结果都说含元殿与大雁塔在南北一条直线上,著者则认为,站在含元殿测量,大雁塔位于偏西一度的地方,凡此对学术界都是大有裨益的。何况书中插入文物古迹照片甚多,与沙畹的中国考古队及西加林等人编的《中国南部考古》互有出入,往往是罕见图片,可资学者参考者不在少数。

本书的草稿原来分为五大册:第一册由序说至汉唐里程考,第二册由先秦遗迹迄至逍遥园条,第三册由隋唐长安城至于马嵬驿条,第四册由著名的道观至于对袄教的论述,第五册由唐代的陵墓至于结尾。当初桑原博士在允诺校阅本稿时说,既冠其名,当行其实,希望做好此事。若仅用片言只语,则不如不阅。故计划先通览全书,然后逐册增删订正,最后用一年时间进行严密地校阅。故从由第一册起,引文皆与原书进行对照,正谬误,补不足,增短缺,以至于添削的红色笔迹遍于每页,几乎没有空白之处。这是我奉博士之命,在协助他进行第二次校阅时亲眼看到的。博士上的努力为本书的面貌与价值增色不少。著者对于这种真

挚的校阅，亦表示衷心的感谢。博士完成对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各分册的第三次终校之后，正当着手校阅第三册时，于昭和四年（1929）八月二十四日偶以过劳抱病，不能执笔。书中讨论唐长安城研究中必须参考的《咸宁县志》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博士的搁笔之处。博士命我完成第三册的第三次终校及第五册的第四次校补工作。我本来是不能胜任此业的，但因恩师严命，加之事不可避，只得勉为其难，续成此事，聊以安慰抱病的恩师，希望他早日康复，这也许就是报恩的一种方式吧！出于这种考虑，遂不揣浅陋，利用讲课之暇，精心校阅，于同年十二月末完成这一重任。当时，桑原博士正在静养之中，不能直接仰承校阅方面的指导，又不敢请益，害怕妨碍他的保摄。虽然第三册的最后校阅与第五册的补遗工作是我做的，但实际上博士在第三次校阅时，添削已极周密。所以，说是博士校完了全部书稿，一点也不过分。

从昭和五年（1930）到昭和六年（1931）春，博士病情加剧，最后未能撰写原来答应著者的序文而逝世。我感到事情不可回避，且呵不文之笔，把校阅本书的经过写下来。在此首先钦佩著者研究的苦心、名誉以及对学术界的贡献，衷心祝贺此书的刊行。同时，追怀笔者不得不草写这篇序文的背景，不禁悲痛系之。相信著者的心中，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昭和六年七月二十日 那波利贞



## 小 引

一、著者自明治三十九年（1906）一月至四十三年（1910）二月，执教于中国西安府陕西高等学堂。讲课之余，有志于汉唐长安规模、遗迹的研究。一方面尝试着考究文献，另一方面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并对古迹和遗址进行测定。明治四十年（1907）九月，桑原博士游历中国内地，在西安逗留了大约一个月时间。亲得博士指导，颇受启发。自此专心对西安附近及其邻县的长安遗迹进行更进一步考察，并尽力搜集史料。归国以后，在公务之余，努力整理与考证，最终完成了此项研究。

长安遗迹，分布范围颇广，从事这方面的学者也不少。但要对它一一进行实地考察再下结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去中国的学者，一般都是根据文献记载，而忽视实地踏查。然而史籍所载，谬误滋多。且今日遗迹，均已湮灭。故这种研究尤其感到困难。著者回国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往往发现实地调查的不足，而深悔当初的脱漏。

二、考察实测的范围，包括长安、咸宁、咸阳、三原、高陵、临潼、泾阳、郃县、盩厔、兴平、醴泉等十一县及乾州地区，但未涉及与长安关系密切的扶风、凤翔、岐山、富平、蒲城等县。对此，著者感到很遗憾。

中华民国自二次革命成功以后，对地方制度进行了改革。全部废除了清代的府和州，规定地方政区为省、县二级。同时，政区分合与改称的情况也较为普遍。比如，废西安府（长安县、咸宁县），改为长安县；废乾州，改为乾县等。此外，还设分划一省而联合数县的道。在陕西，以南至秦岭

北至北岭的四十一县(关中故地)为关中道,其南为汉巾道,其北为榆林道。现在关中道诸县与原来府、州的关系如下:

长安县(原来包括西安府附郭的长安、咸宁二县)、咸阳县、兴平县、临潼县、高陵县、郿县、蓝田县、泾阳县、三原县、盩厔县、渭南县、富平县、醴泉县、同官县、耀县(耀州)、大荔县(同州府)、朝邑县、郿阳县、澄城县、白水县、韩城县、华阴县、潼关县(潼关厅)、华县(华州)、商县(商州直隶州)、蒲城县、渭南县、柞水县(孝义厅)、凤翔县(凤翔府)、岐山县、宝鸡县、扶风县、郿县、麟游县、汧阳县、陇县(陇州)、郿县(郿州直隶州)、柞水县(三水县)、淳化县、长武县、乾县(乾州直隶州)、武功县、永寿县。

旧西安省城改为长安省会,在此驻扎都督(以后之省长、督军或督办),以统辖全省。但这只不过是行政上的改革,一般仍沿用旧区划和旧名称。当时在铁路、邮政等方面,亦未见使用新名称和新区划。本书若采用新制,反而有使关系复杂之虞,故仍按旧时惯例进行叙述。

三、长安古迹图、西安近郊地形图及书中插入的地图和略图等,都是根据著者实地考察的结果绘制的。图后所附调查日期多据我国历日,但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则采用中国年号,而附以公元年代。此外,一一注明考察史迹的时间是必要的,对当时的纪行也有几分参考价值。但这样做恐怕过于烦杂,故在书中省去不少。

另册中所收图片的原版,大部分为著者亲自拍摄。按照东洋文库的计划,采自西方学者著作者的仅有二三幅。对于这部分图片,在图片目录中都作了注记,列出了该图的出处。至于著者所拍摄的图片,凡能判明摄影日期的,也顺便附记于图片目录之上。



四、中国的尺度、里程,历代制度不同,相互关系甚为复杂。在本书中,叙述汉代问题时使用汉制,叙述唐代问题时

则用唐制，各随其时代而用其制度。此外，自古典籍所载里程步数，大抵仅举其概数，有的是根据传说，实测者极少。所以没有适用正确换算的精密数字。如果有必要进行精细的调查研究，则可用下表予以换算：

尺度或里程	折合公尺	折合日本曲尺
汉一尺	0.230	七寸六分
唐小尺一尺	0.252	八寸三分三厘
唐大尺一尺	0.303	一尺
清一尺	0.316	一尺四分二厘
汉一步(六尺)	1.381	四尺五寸六分
唐一步(小尺六尺)	1.514	四尺九寸九分
唐一步(大尺五尺)	1.515	五尺
汉一里(三百步)	414.5	一千三百六十八尺(三町四十八间)
唐一里(小程)	454.4	一千四百九十九尺(四町九间五尺)
唐一里(大程)	545.5	一千八百尺(五町)
清一里(千八百尺)	568.4	一千八百七十五尺(五町十二间四尺)


中华民国的华里(又称中国里)，与清代的里相同。我国现在实行米制，本书理应采用，但为方便起见，暂且仍据曲尺及里町古制。

五、关于本书内容中的缺点，谅亦不少。对汉唐尺度里程的考证是本研究的基础，因而费力甚多。对秦以前的史事叙述不够完整，是缺乏资料的缘故。与汉唐有关的文物颇多，但大半已经湮灭无闻，故仅对陵墓、废墟、遗址、碑碣及出土文物加以叙述。至于日本人最感兴趣的遗唐使和留学生的行踪，至今已无残迹可寻。与留学生有关的，仅存青




龙寺而已。

六、序说所言虽与我国的现状不同，但为了把读者的兴趣引回一千年前的历史环境中，仍附记于书中。本书所记内容的性质颇为烦琐，恐怕会埋没不少长安的趣味。所以，在适当的地方插入若干有名的诗义，多少有些润色，以免枯燥乏味。因为都是脍炙人口的诗句，我想没有改写或解释的必要。



七、总的说来，长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名都，与世界各国交往频繁，特别是隋唐两代，与我国文化的关系最深。然而古来如实记载长安真相的书籍并不多见。近年东西方学者旅行该地，虽有零星报告发表，但仍缺乏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因此，著者不揣浅陋，写成本书，如果能对现代中国学的研究有所贡献的话，二十余年的辛劳就不为枉费了。



八、昭和三年(1928)三月，本书原稿渐成，于是请桑原博士校阅。博士不惜自己宝贵的时间，再三缜密校阅全编，就连细微之处，也都一一指出其谬误与脱漏，并予以指导订正。盛情极为恳切，使著者感激难忘。昭和四年(1929)八月，博士抱恙，将最后校订之事，委托其高足那波学士。学士深体博士之意，倾其造诣，细心认真地从事补修删订工作。对此，著者亦铭感在心。桑原博士原先允诺赐序文于本书卷首，但至昭和六年(1931)五月，未及动笔而辞世，著者诚觉遗憾千万。幸得那波学士代博士执笔，以装饰本书。著者受益不浅。此外，东洋文库依桑原博士的推介，将此书列为东洋文库的论丛之一，尤其注意图片的印刷。这也是我最感光荣的地方。此书得以公开出版，多承桑原博士的厚意。同时，东洋文库理事白鸟博士，亦尽力不少。在此谨表深切的敬意。至于印刷之事，专烦文库主事石田干之助、副主事岩井大慧两学士以及文库诸职员。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昭和七年三月 著者识

# 目 录

小引 .....	(1)
序说 .....	(1)
一 西安之行 .....	(1)
二 中国的黄土 .....	(1)
三 函谷关 .....	(2)
四 潼关 .....	(3)
五 华山之阴 .....	(6)
六 新丰鸿门坂 .....	(7)
七 骊山温泉 .....	(9)
八 灊桥 .....	(10)
九 灊上 .....	(12)
十 慈觉大师入唐的路线 .....	(13)
十一 陕西省城 .....	(14)
第一章 关中的形势 .....	(19)
一 长安概况 .....	(19)
二 关中 .....	(20)
三 秦岭山脉 .....	(22)
四 绕关与武关 .....	(23)
五 蜀之栈道 .....	(23)
六 北岭山脉 .....	(23)
七 渭水 .....	(26)
八 南北诸水 .....	(27)
九 关中的地势 .....	(27)
十 关中的气候 .....	(28)
十一 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	(29)

十二	简述帝都长安的沿革 .....	(30)
<b>第二章</b>	<b>汉唐尺度里程考 .....</b>	<b>(33)</b>
第一节	汉唐尺度 .....	(33)
一	古代尺度的研究方法 .....	(33)
二	汉朝的尺度 .....	(35)
三	唐朝的尺度 .....	(38)
四	唐代的大尺与小尺 .....	(39)
五	大尺与小尺的适用范围 .....	(41)
第二节	汉唐里程 .....	(44)
一	汉朝的里程 .....	(44)
二	唐朝的里程 .....	(46)
三	唐里的大程与小程 .....	(49)
四	清朝的尺度与里程 .....	(55)
五	汉唐清尺度里程与日本曲尺的比较 ..	(55)
<b>第三章</b>	<b>秦以前的遗迹 .....</b>	<b>(59)</b>
第一节	周代的遗迹 .....	(59)
一	周镐京 .....	(59)
二	文王陵 .....	(62)
三	武王陵 .....	(64)
四	成王陵 .....	(65)
五	康王陵 .....	(65)
六	关于周代四王陵 .....	(66)
七	石鼓 .....	(68)
第二节	秦代的遗迹 .....	(70)
一	咸阳城 .....	(70)
二	阿房宫遗址 .....	(71)
三	秦始皇陵 .....	(73)
四	二世皇帝陵 .....	(75)
<b>第四章</b>	<b>汉代的长安城 .....</b>	<b>(77)</b>
一	长安之奠都 .....	(77)

二	长安故城的规模 .....	(78)
三	长安故城的凋衰 .....	(80)
四	长安故城的遗迹 .....	(81)
五	未央宫遗迹 .....	(81)
六	故城的埭壁 .....	(83)
七	漕渠遗迹 .....	(84)
<b>第五章</b>	<b>汉代的陵墓 .....</b>	<b>(85)</b>
<b>第一节</b>	<b>汉陵概况 .....</b>	<b>(85)</b>
一	汉代诸陵的位置 .....	(85)
二	汉代寿陵的营造 .....	(86)
三	汉陵的制度 .....	(86)
四	对汉陵的实测 .....	(88)
五	汉陵的形制 .....	(89)
六	汉陵的寝殿 .....	(91)
七	汉陵的埋葬 .....	(91)
八	汉代的陵邑 .....	(93)
九	汉代陵墓的遗物 .....	(94)
<b>第二节</b>	<b>西汉十一陵 .....</b>	<b>(95)</b>
一	高祖长陵 .....	(96)
二	惠帝安陵 .....	(98)
三	文帝霸陵 .....	(99)
四	景帝阳陵 .....	(101)
五	武帝茂陵 .....	(102)
六	昭帝平陵 .....	(103)
七	宣帝杜陵 .....	(104)
八	元帝渭陵 .....	(108)
九	成帝延陵 .....	(109)
十	哀帝义陵 .....	(111)
十一	平帝康陵 .....	(112)
<b>第六章</b>	<b>逍遥园 .....</b>	<b>(115)</b>